



教會訓導新資料：

## 《交談與宣講》

James Kroeger 著

林瑞琪譯

一九九一年五旬節公佈的《交談與宣講》文件，是由宗座推進宗教間交談委員會及萬民福音傳播部合作，歷時五年，徵詢多個主教團的意見而寫成。這文件對掌握現代傳教工作的意義極有作用，對亞洲現況中的傳教工作尤其具參攷價值。

《交談與宣講》並不與梵二會議所推動的傳教使命脫節，它秉承近四分之一世紀以來教會在這方面的訓導，包括梵二的《教會傳教工作法令》及《教會對非基督宗教態度宣言》；教宗保祿六世的《在新世界中傳福音》文告；宗座與非基督徒交談秘書

處於一九八四年發表的《交談與傳教》；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救主》通諭。這六份資料構成了普世教會對福傳的訓導的核心。

### 交談結合傳教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救主》通諭中曾十分重視與其他宗教的弟兄姊妹的交談（55-57節）。教宗在通諭中指出，「宗教間交談是教會的福傳工作的一部份……，教會並不認為宣講基督與宗教交談有任何矛盾。」新文獻也承接通諭的精神（4節），闡述及肯定交談的重要性及其與宣講的關係。

儘管有些教會人士「未能體察到宗教間交談的

價值，「但交談的地位仍日見重要，「逐漸得到人們的理解」（4節）。今日資訊發達，相互關係密切，人類更醒覺到宗教多元化的意義，因此基督徒必須對世界各個不同的宗教傳統作出敏銳的回應。這類回應反映於文件所採取的標題：《交談與宣講》

。正如若望保祿二世所指，「……這絕不是兩者中要選擇甲而忽視或放棄乙的問題」（6節）。

交談絕不是福傳前導的裝飾品或工具。它是「教會的福傳使命中不可或缺的部份」（9節）。交談加上宣講，應被視為「教會的福傳使命的要素」（2節）。總結一句，宗教間的交談在教會的福傳使命中找到它應有的地位（33-11節）。新文獻勾劃出以往各份文獻的要義，可以歸納為以下數點：福傳（8節）、交談（9節）、宣講（10節）、歸依（11節）、宗教與宗教傳統（12-13節）。

正視交談在傳教工作中的積極意義，才可以達致完整的福傳觀。當人們認識到教會的福傳使命是「單一、複雜而相關的現實」，人們便自然會明白

到傳教的「要素」包括：「臨在及見證；投身於社會的發展及人類的解放；禮儀生活、祈禱及默觀；宗教間的交談；宣講及教理講授」（2節）。簡單說來，所有傳教工作都指向全面性的福傳（第2，8，55，75，76節）。耶穌視此為「阿爸」賦予的使命（第21-23，55節）而身體力行。

假如把基督的使命與教會的繼承一體視之，則「在傳教使命內的交談」可以視為「在邁向相互了解、互相裨益的路途上，與其他信仰團體或個人，發展一切積極及建設性關係」（9節）。教會義無反顧地投身參與這些多層次的交談（54節）。

## 問題的關鍵在於態度

教廷與非基督徒交談秘書處（現稱宗座推進宗教間交談委員會）於一九八四年五旬節所公佈的文件，用了很冗長的題目：《教會對其他宗教信仰的態度：對交談與傳教的反省及指引》。教會藉此指出，交談的關鍵在於對所接觸者的「態度」。簡言

之，一切真正的交談都要求「尊重對方的態度」，務使這種態度「流溢在教會福傳使命的一切活動中」（9節）。推行這種「更新的交談觀」是一九八四及一九九一年五旬節文件的主要目的。這項任務艱鉅異常，需有足夠的信德去克服各種困難。

交談會遇到挑戰，故此，人們應有心理準備：「純粹人性層次的交談經已不是易事，而宗教間的交談更是困難」（51節）。人類歷史充滿了宗教間的衝突，罄竹難書。不過，這仍阻不住教會為天國努力，致力改造偏見。這種種挑戰，「儘管確實成為障礙，但不應令到我們低估交談的可行性，或忽視既有的成果」（54節）。

交談要有「平衡態度」，就是「開放及接納」，這要求「不自私、不偏頗、容納異己及可能存在的矛盾。此外，交談亦要求人們切願向真理委身，並準備透過與他人的接觸而改造自己」（57節）。

交談不是要人們放棄自己的信念。相反，人們應以宗教信仰者身份進行交談，「要達致宗教間真

誠的交談，各方面人士必須有完整信仰」（58節）。

交談必須對真理開放。「耶穌基督授予教會的圓滿真理，並不保證個別的基督徒擁有全部真理」（49節）。基督徒相信上主亦把自己啓示給其他宗教信仰者；因此，耶穌基督的追隨者領悟到，「真正的交談並不削弱而是加深了他們的信仰，使信仰視野得到擴闊，因為他們將發現耶穌基督的奧秘亦臨現於教會及基督徒之外」（50節）。

事實上，教會福傳使命內的交談能否成功，端視我們有否作態度上的積極改變。這一點至為重要（參閱47-54節，83節）。交談是「走不完的路」（49節），要求我們的投身及自我改變。

## 交談與宣講的關係

這份新文獻的結構簡明清楚。引言點出爭辯的來龍去脈（1-13節）。接著是有關「宗教間交談」（14-54節）以及「宣講耶穌基督」（55-76節）的詳盡闡釋。然後是討論交談與宣講的相互關係（77-

86節)。最後有簡潔的結論(87-89節)。

新文件用了不少篇幅探討交談與宣講的動態關係。儘管兩者的層次並不對等，但都是「教會福傳使命的必要成份。兩者關係密切，卻不可以互相替代。基督徒在推進宗教間的真正交談時，應設法使耶穌基督廣為人知曉、廣為人接受、廣為人敬愛；要在福音交談精神下宣講耶穌基督」(77節)。

正如一九八四年的《交談與傳教》文告，新文件的寫法甚具創意。每段開始，必以一句說話把全段的中心思想勾劃出來。祇要把這些段首的句子連結起來，即可掌握整個文件的思想。這種寫法對讀者很有幫助。由於以交談為主題，文件修詞謹慎，避免採用開罪任何人的字眼。比如，文件中從沒有出現「非基督徒」一詞，也採用了兼顧男性和女性的詞語(28、48節)。

新文件接著提出，「每一位基督徒都蒙召去委身於交談與宣講，要視之為兩條履行教會使命的途徑，不過，他們應該經常緊記，交談並非教會使命

的全部，不可藉以取代宣講，而是指向宣講，務使教會的福傳使命達致高峰及圓滿」(82節)。

如何保持交談與宣講之間的和諧而能有成果，實是一項精湛的平衡技巧。這是本地教會及傳教士所應做的事情(43, 78, 82節)。在交談(51-54節)以至宣講(72-74節)的進程中，都存在不少障礙。福傳工作者藉著祈禱及感恩祭，才可以「得到辨別的恩寵，認清聖神臨在的標記，並認識最適合的時間及正確的方法，去宣講耶穌基督」(85節)。

這份新文件尚包括許多洞見，現介紹如下：

「歸依」，包括兩個層次的發展，首先是召喚，要求人開放心靈，體驗生活中的天主(11, 47節)；這不但是對基督徒，也是對一切人而發出的(32節)。其次，歸依喚醒人們的良知，「離開昔日的精神狀態」(41節)，「而達致宗教信念的拓展」(11節)。今日的福傳者需要更加敏銳去體察上主的恩寵如何在自己以及其他宗教信仰徒身上發揮作用。現代傳教神學很正確地把重點放在「聖神學」

上。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傳教通諭，用了一整章去講論「聖神是傳教的主要動力」。《交談與宣講》文告秉承了這一主題；在上主救恩計劃當中，聖神的行動在全世界每一處都發揮作用。宗教間的交談成了發掘聖神臨在的重要方法。今天，基督徒傳教使命都必須「兼具基督學及聖神學的特色」。

教宗保祿六世曾肯定交談在教會使命中的核心地位，他常稱宗教間的交流為「救恩的交談」（38-39, 67, 80節）。當不同宗教的人士在尋求神的旨意途中相互影響時，上主亦與這些信仰者交談。因此，「宗教間的交談確是上主所推動的救恩交談的一部份」（80節）。近年在交談方面的努力再一次肯定，「上主在悠久的交談中，過往及現在都不斷向人類廣施救恩」（38節，參閱50節）。

一九八四及一九九一年的這兩份文獻均指出，教會在致力交談時當持有「上主般的耐心」。新文件亦指出，進行交談及宣講「有賴深厚的耐心」（53節）。「所有基督徒及其他宗教信仰者，都蒙上

主邀請，進入祂的含忍奧秘中」（82節，參閱一九八四年五旬節《交談與傳教》第11節）。任何資深傳教士，尤其在亞洲服務者，都能印證這點共識。

不過，作為一位亞洲傳教士，對通諭並未提到亞洲本地教會的出色工作及深厚反省，連在註腳也沒有提到，筆者感到遺憾。亞洲的主教、神學家及傳教士，在宗教間的交談方面，有很多值得參攷的珍貴洞識。這一切洞識都是出於他們的生活經驗；由於他們的神學反省豐富，具有創意，故能有效地把這些洞識表達出來。亞洲主教團協會轄下神學顧問委員會所編寫的《宗教間的交談論叢》，正好是亞洲教會所作的出色工作的例子，堪當受到重視。

《交談與宣講》文告與其副題：「就宗教間的交談與宣講耶穌基督的福音進行反省及釐定方向」，形成一整體，內容清晰，用詞謹慎。這份文獻並沒有忽視交談的障礙，卻強調出交談的迫切性，藉此向所有基督徒發出挑戰（89節），要求他們投身於交談與宣講，履行教會的傳教使命（82節）。